

# 残雪文集

第一卷

苍老的浮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残 雪 文 集

第一卷·苍老的浮云

残雪 著

责任编辑:萧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59.75

字数:1,336,000 印数:1-4,000

简易精装: ISBN 7-5404-1851-6  
1·475(全四册) 定价:8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社联系调换

## 第一卷目录

- 污水上的肥皂泡 ..... ( 1 )
- 公牛 ..... ( 6 )
- 山上的小屋 ..... ( 11 )
- 雾 ..... ( 16 )
- 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 ..... ( 21 )
- 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 ..... ( 26 )
- 旷野里 ..... ( 31 )
- 天窗 ..... ( 36 )
- 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给友人 ..... ( 49 )
- 绣花鞋及袁四老娘的烦恼 ..... ( 54 )
- 瓦缝里的雨滴 ..... ( 59 )
- 约会 ..... ( 64 )
- 天堂里的对话(之一) ..... ( 69 )
- 天堂里的对话(之二) ..... ( 74 )
- 天堂里的对话(之三) ..... ( 79 )
- 天堂里的对话(之四) ..... ( 84 )
- 天堂里的对话(之五) ..... ( 89 )
- 关于黄菊花的遐想(之一) ..... ( 94 )

关于黄菊花的遐想(之二).....	( 99 )
艺术家们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 .....	(104)
两个身世不明的人 .....	(110)
一种奇怪的大脑损伤 .....	(123)
饲养毒蛇的小孩 .....	(129)
旅途中的小游戏 .....	(136)
水浮莲 .....	(142)
乏味的故事 .....	(148)
苍老的浮云 .....	(155)
黄泥街 .....	(236)
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 .....	(376)
辉煌的日子 .....	(419)

## 污水上的肥皂泡

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

没人知道这件事。如果有人明白底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畜牲，是卑鄙阴毒的谋杀者。

今天一早，她就在厨房里不停地喊我，喊得我太阳穴一炸一炸地痛。

她从去年以来就一直睡在厨房里。其实家里也不是没房子。但她时时忘不了对我抱怨屋里冷得像个冰窟，一抱怨，就流鼻涕，流口水，骂我“忤逆子”，居然如此虐待老母，最后总以失声嚎啕大哭来收场。有一天，她不知怎么从多年不曾上去过的顶楼上找到了那只破旧的行军床，她像得了宝贝似的笑逐颜开，立刻就把行军床架在厨房煤火灶的对面。

“妈妈，你别，小心煤气中毒呀。”

“好呀，好儿子！”她拍着我的肩头说：“这不正是你所盼望的吗？你每天夜里梦见的就是这件事，我完全清楚。你耐心等待吧，兴许等得到！”

我满脸通红，嘴里啜嚼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字眼。

为了向我示威，她在睡觉前将厨房的窗子关得砰砰大响，门也用木棍抵死。奇怪的是她总不中毒。有时我夜里头痛起来，就怀疑母亲是不是被毒死了。我披上衣走出去，一走到厨房门

外，立即听见里面像躺着一只猪婆似的鼾声大作，她睡得正香咧。而她睡在屋里时总是说有一只蝎子在她头部蜇了一下，半边脑袋麻木，然后就起来翻箱倒柜，弄得我通夜失眠。每当我小心地向她暗示我的苦楚，她又勃然大怒：“如今这是怎么回事啦？连亲生母亲这点小小的嗜好都要被剥夺，我的天啦！”然后又是大哭，还向我身上撞过来，把口水擦在我身上。

我走进厨房，看见她将眼屎巴巴的小脸从墨黑的被头里伸出来，吐着牙间的秽物说：“你今天把礼物送到王其尤家里去，我昨天就买好了的，放在大柜顶上。”她诡谲地笑着，像策划好了一个什么阴谋，只等我去上钩。

王其尤是我母亲机关里的小科长，生着一张极其下流卑劣的脸。他有一个女儿，是一个三十三岁的老处女，长相和他一模一样，一边颊上还有一个小瘤子。我母亲对他十分崇拜，变尽了法子去讨好卖乖。但那家伙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爱理不理，大概是嫌母亲又老又丑吧。周旋了几次毫无结果之后，母亲忽然灵机一动，要把我送给他当上门女婿，我跟母亲去过他家一次，当然，他家里的人全明白我是去干什么的，他们交头接耳，“哧哧”地冷笑。科长正在用一枚专门制造的小勺挖耳屎，挖出来都装在一支火柴盒子里，已经快装满了。那位三十三岁的老处女坐在一只大壁炉子后面，鼻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怪叫，像是有许多野兽在山洞里咆哮。她一开口我就出了一身冷汗：“你们到这儿来搞什么鬼名堂的？嗯？滚！我的痔疮发作了！”母亲真是一个铁一般的女人，她毫不慌张，谈笑自若地坐了约莫一刻钟，拿出一包干笋，说：“小儿送给科长的。”然后拉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昂然走出门去。以后连着好几天她都心痒难熬地向人吹牛，用一种只可意会的语气暗示她与科长的“特殊关系”。

“我脚痛，妈妈。”

“什么？”她猛地从床上撑起，把夜里新结起的一张蛛网都弄破了，那蜘蛛飞快地爬到床上什么地方去了。

“你一喊我，我的脚就痛得要死，像有一把锯在骨头上锯。我的胃里也翻腾得厉害，说不定会在他们家里吐起来。”

“别跟我来这一手！”她舞着胳膊叫起来。她的细细的颈脖上有两根东西像鱼一样蹦跳着，“我早料到了，你一直在反对我！你把痰盂放在门坎上，想让我一脚踩上去跌倒在地……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停了一停，她命令我把头伸到她面前去。她将我的头拨弄着，左看右看，还用积满了黑垢的指甲在我后脑勺上戳了几下，然后将一口唾沫吐在我脸上，扬言：“你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说完之后她就开始揉胸口，打自己的耳光，一直打得透不过气来。这当儿发生了一件事。

在她抬起手打自己的那一刻，她的胳膊撞翻了窗台上的一杯茶，那是她隔夜放在那里的。茶水溅了出来，泼在她脸上，她用袖子去揩，每揩一下，脸上就出现许多白色的泡沫，而且在揩过的地方，千真万确的有一道道洼痕。

“妈妈，你洗一洗吧，我这就去准备水。”我像受了鬼的差使这么说。

我把滚烫的水倒在木盆里就出去了。我躲在门外，听见母亲一边掺冷水一边咀咒，说我是有意要烫死她。后来她沉默了，大约在脱衣服。我紧张得满脸苍白，一身发抖。听见里面发出一声窒息的微弱的叫喊，像人在溺水前的呼救，然后一切都静寂了，我在台阶上跳起来，衣裳汗得透湿，指甲发青，眼珠暴了出来。足足隔了一小时左右，我才用一把锈坏了的榔头撞开厨房门，一头冲进去。

屋里空无一人，母亲脱下的内衣放在床边，还有一双拖鞋。我凝视着木盆里的水，那是一盆发黑的脏肥皂水，水上浮着一串亮晶晶的泡泡，还散发出一股烂木头的气味。

我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哭起来，为了母亲肮脏的，细细的颈脖，也为了她一年四季溃烂流水的脚丫。

我一直等到中午才去叫人。人来了，一窝蜂冲进来，脚步“嘣隆嘣隆”的，把地板都踩塌了一块，他们看来去，怀疑地打量我泡肿的双眼，最后看到了厨房。有一个人弯下腰去看那木盆里的水，还用手指戳炸了一个泡泡，那是一个小个子，像个留长发的贼。

“她洗完澡就失踪了。”我勉强说出声，胃里有什么东西涌了上来。蜘蛛又在我头上结出了新网。那伙人相视一笑。

“这这里有股味儿。”蓄长发的小个子装腔作势地说：“也许，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化在里面了吧？刚才我一戳，只觉得戳到了一个女人的背脊骨。”

“也许是戳到了大腿上？”大家饶有兴致地接口，全都张开血盆大口笑起来。屋顶上的瓦跳动着，四壁发出可怜的爆裂声。

他们又一窝蜂地冲出去，手舞足蹈，为刚才小个子的意外发现陶醉得要命，一些人忍不住就在屋檐下“劈哩啪啦”地撒起尿来。

他们走了之后，我垂着头坐了好久。锅里有早上煮的冷饭，我盛出来吃了两口，吃出一股肥皂味儿。

“三毛，三毛，礼物送去了没有？”母亲嘶哑的声音是从木盆底部发出来的，那一排肥皂泡泡在灯光下阴凄凄地瞪着我。

我撞撞跌跌地跑到外面，到处一片墨黑，几盏路灯贼眼似地闪烁着。



“三毛！三毛！”厨房里还在喊，一声比一声提高了嗓子，仿佛在发怒了。

我忽然觉得喉咙痒痒的，用力一咳，口里就发出了狗的狂吠，止也止不住。人们围拢来之后，我还在怒叫，一跳一跳的。我发现一个老家伙格外可恶，那家伙脸上挂着白痴的笑容，在人堆里挤来挤去的，居然挤出尿来，裤裆全湿了。我一头向他冲去，咬住他的胳膊，狠狠一撕，撕下一块肉来。他像一堆劈柴一样“哗啦哗啦”地倒在血泊中……

## 公 牛

那天外面雨濛濛的。风刮着，老桑树上的桑椹“嚓嚓”地落到瓦缝里。我从墙上的大镜子里看见窗口闪过一道紫光。那是一头公牛的背，那家伙缓慢地移过去了。我奔到窗口，探出头去。

“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老关在背后干巴巴地漱着喉咙，仿佛那里头塞了一把麻。

“那些玫瑰的根全被雨水泡烂了。”我缩回头来，失魂落魄地告诉他，“花瓣变得真惨白。夜里，你有没有发现这屋里涨起水来？我的头一定在雨水里泡过一夜了，你看，到现在发根还往外渗水呢。”

“我要刷牙去了，昨夜的饼干渣塞在牙缝里真难受。我发誓……”老关轻轻巧巧地绕过我向厨房走去。听见他在“咻——咻……”地喷响着自来水。

下午它又来了。我正坐在窗前吃饭，板壁缝里忽然闪出那道熟悉的紫光，一只牛角伸进来了。原来它把板壁捅了一个洞。我又探出头去，看见了它浑圆的屁股。它正离开，它缓慢地移动，踩得煤渣在它脚底苦苦地呻吟。有一大群长腿花蚊在桌子底下袭击我赤裸的双腿，是很热闹的聚餐。“刚才我发过誓了，”老关像猫一样从内房溜出来，身上披着那件千疮百孔的姜黄色

毛衣，“以后决不再在半夜吃饼干。我的板牙上有四个小蛀洞，两个已经通到牙根。你总害怕蚊子，把脚跺得那么吓人，房子像要垮下来似的，那是由于你心里太躁……”

“我看见了一点东西，”我用不确切的语气告诉他，“一种奇怪的紫色，那发生在多少年以前。你记不记得那件事？那扇玻璃门上爬满了苍蝇，从门洞里伸出头来，树叶在头顶‘哗啦啦’地响，氨的臭气熏得人发昏。”

“你看，”他朝着我呲出他的黑牙，“这里面就像一些田鼠洞。”

我们的床紧紧地靠着板壁安放。当我要睡的时候，那只角就从洞眼里捅进来。我伸出一只赤裸的手臂想要抚摸它，却触到老关冰凉坚硬的后脑勺，他的后脑勺皱缩起来。

“你睡觉这么不安分。”他说，“一通夜，田鼠都在我的牙间窜来窜去的，简直发了疯。你听见没有？我忍不住又吃了两片饼干，这一来全完了。我怎么就忍不住……”

“那个东西整日整夜绕着我们的房子转悠，你就一次也没看见？”

“有人劝我拔牙，说那样就万事大吉。我考虑了不少时候，总放心不下。我一想到拔了牙之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在口里窜来窜去，心里就‘怦怦’直跳。这样看起来还是忍一忍为好。”

黄昏时分，有哽哽咽咽的二胡声从山坡那边传来。窗玻璃上晃动着橘黄色的光斑，那光斑刺痛我的眼睛。有人在门上“嘣嘣”地敲了三下。很轻，很迟疑的三下。也许只是我的幻觉。我推开门，看见它圆浑的屁股。它已经过去了，它的背影嵌着一道紫黑的宽边。

“在我们从前的小屋外面，长着一株大苦楝树，风一吹，枯死

的苦楝子‘哒哒’落地。”老关难受地呲着龅牙说梦话。他已经两夜没吃饼干，他不吃饼干就要说梦话，“在树底下，长年累月晾着一床白被单，那是用来包裹妈妈的尸体用的。后来，果然用上了它。”

“有一天，”我也不知不觉地说起来，“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白发苍苍，眼角流着绿色的眼屎。我出门去买一瓶墨水，想写信给从前的一个朋友。外面刮着南风，风里影影绰绰的有许多小孩钻来钻去。我扶着马路边的砖墙往前移动，那条路溜溜滑滑，灰沙迷蒙着我的眼，我没法看清那些门牌号码……”

“树下长着一层脊薄的地芥，小花儿开得那么凄苦。有人曾挖开地芥，在那土里翻寻过什么。”

“我的腿是被蚊子弄残废的。那年秋天蚊子特别狠，一只大的在腿弯里猛咬了一口，腿子就再也直不起来了。那以前我总打算去买‘敌敌畏’。”

我们说了一通夜。早晨，舌尖长起了黄豆大的血泡。太阳照在我们的屁股上，热烘烘的。

它又来了，它把板壁弄得“噶噶”直响。我打开门，一道耀眼的紫光逼使我闭上了眼。

“它过去了。”我怅然地垂下双手。“它要永远绕着我们转悠下去。我的腋下正流着冷汗。”

“一刮风，我就生出许许多多伤感的想法。比如昨天，我忽然想到将拔掉的牙浸泡在玻璃罐里保存起来。我仔细地观察那上面的蛀洞，心里想起一些往事。当时你正在照镜子。你时时刻刻总在照镜子，那么关心自己的容貌，真使人觉得十分惊讶。”

从昨天起，它就不再来了。昨天，我在窗口站了一整天，用一把缺了齿的木梳对着窗玻璃不断地梳我那一头干枯的短发。

在窗玻璃上，看见我的头发大束大束地脱落在梳齿间。

风把屋顶上的瓦掀去了好几块，我们屋里到处都在“滴滴嗒嗒”地漏雨。我和老关躲在床上，床顶遮着一大块油布，那上面淌着一大滩雨水。老关瑟缩在床角，心事重重地挖着鼻孔，用板牙磨出一种怪异的响声。

“从昨天起，它就不来了。”我告诉他，“那是一些很久远的事情，和落在瓦缝里的桑椹有关的事。有一条响尾蛇挂在树丫上……我只要看见紫色，周身的血液就要沸腾起来。刚才我咬破了舌尖上的一个血泡，满嘴腥味。”

“这屋里要是真的涨起水来该怎么得了，床底下的玻璃罐会不会被冲走，里面一共浸泡着六颗牙。”

“外面的玫瑰被雨打得匍伏在地，你总该听见了吧？一个人从玫瑰园穿过，用马靴在中间踩出很深的脚印。它第一回来这里那一天，我从镜子里看见你打算把砒霜往牙缝里塞，为什么？”

“我想毒一毒那些田鼠，它们太嚣张了。原来你照镜子就是这个？多少年来，我一直与它们搏斗，医生说我有超人的毅力。”

他的嘴唇变得乌黑，眼皮沉重地耷拉下来。他晃了两下，皮肤立刻皱缩得如八十岁老人。我伸出手去在他前额上一探，那坚硬的额发扎痛了我的手指。他再次朝我呲出他的龋牙，作出很滑稽的威胁神态。

我走到窗口，忽然看见了那个五月的日子。他搀着我的母亲走进来，满身汗味儿，一边肩膀上停着一只虎纹蜻蜓。“我带来了田野的气息。”他露着雪白的门牙愣头愣脑地告诉我，“牙医说我有虫牙的症状，真是岂有此理。”他一直服用安眠片。有一次，他把一瓶安眠片放在桌上，被我母亲吃下去，从此长眠不醒。“老婆子对西药丸子有种不正常的嗜好。”他对法医说。

从镜子里面可以看得很远。在那里，有庞大的动物的身躯倒在水里，“啪嗒啪嗒”地作垂死的挣扎，鼻子里喷出浓黑的烟雾，喉咙里涌出鲜红的血浆。

我惊骇地回过头来，看见他高举着大锤，向那面镜子砸去。

## 山上的小屋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

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听见呼啸声。是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杉木皮搭成的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妈妈说，朝我做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所有的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月光下，有那么多的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我打开灯，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隔壁房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起来。我蹬了一脚床板，侧转肿大的头，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

“每次你来我房里找东西，总把我吓得直哆嗦。”妈妈小心翼翼地盯着我，向门边退去，我看见她一边脸上的肉在可笑地惊跳。

有一天，我决定到山上去看个究竟。风一停我就上山，我爬了好久，太阳刺得我头昏眼花，每一块石子都闪动着白色的小火苗。我咳着嗽，在山上辗转。我眉毛上冒出的盐汗滴到眼珠里，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回家时在房门外站了一会，

看见镜子里那个人鞋上沾满了湿泥巴，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

“这是一种病。”听见家人们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窃笑。

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的黑暗时，他们已经躲起来了——他们一边笑一边躲。我发现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几只死蛾子、死蜻蜓全扔到了地上，他们很清楚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他们帮你重新清理了抽屉，你不在的时候。”小妹告诉我，目光直勾勾的，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

“我听见了狼嗥，”我故意吓唬她，“狼群在外面绕着房子跑来奔去，还把头从门缝里挤进来，天一黑就有这些事。你在睡梦中那么害怕，脚心直出冷汗。这屋里的人睡着了脚心都出冷汗。你看看被子有多么潮就知道了。”

我心里很乱，因为抽屉里的一些东西遗失了。母亲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垂着眼。但是她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感觉得出来。每次她盯着我的后脑勺，我头皮上被她盯的那块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我知道他们把我的一盒围棋埋在水井边上了，他们已经这样做过无数次，每次都被我在半夜里挖了出来。我挖的时候，他们打开灯，从窗口探出头来。他们对于我的反抗不动声色。

吃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在山上，有一座小屋。”

他们全都埋着头稀哩呼噜地喝汤，大概谁也没听到我的话。

“许多大老鼠在风中狂奔。”我提高了嗓子，放下筷子，“山上的砂石轰隆隆地朝我们屋后的墙倒下来，你们全吓得脚心直出冷汗，你们记不记得？只要看一看被子就知道。天一晴，你们就晒被子，外面的绳子上总被你们晒满了被子。”



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

“到处都是白色在晃动，”我用一只手抠住母亲的肩头摇晃着，“所有的东西都那么扎眼，搞得眼泪直流。你什么印象也得不到。但是我一回到屋里，坐在围椅里面，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杉木皮搭成的屋顶。那形象隔得十分近，你一定也看到过，实际上，我们家里的人全看到过。的确有一个人蹲在那里，他的眼眶下也有两大团紫晕，那是熬夜的结果。”

“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父亲避开我的目光，把脸向窗口转过去。窗玻璃上沾着密密麻麻的蝇屎。“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我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它。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我为什么不去打捞。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脸上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终于有一回，我到了井边，试着放下吊桶去，绳子又重又滑，我的手一软，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散落在井中。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发全白了。”

“北风真凶，”我缩头缩脑，脸上紫一块蓝一块，“我的胃里面结出了小小的冰块。我坐在围椅里的时候，听见它们丁丁当当响个不停。”

我一直想把抽屉清理好，但妈妈老在暗中与我作对。她在隔壁房里走来走去，弄得“踏踏”作响，使我胡思乱想。我想忘记